

石
匱
書
後
集

石匱書卷第二十三

鄉紳死義列傳總論

聞之君臣大節惟在致身忠孝大綱難於死義
以故湏清碎體弘演納肝腸陰被矢侍中濺血
如此忠烈其未尚矣間嘗論之弘演以使旋復
命侍中以護駕蒙塵主辱臣死固其分也若夫
罷職歸田優游林下苟能以義衛志以智衛身
托方外之棄跡上可以見故主下不辱先人未

為不可乃氣激傾軀志堅化碧不惜一死追附
攀髯表景倩之父子並殲石頭江萬里之夫妻
同沉止水甚者一門伏劍闔室自焚雖祖宗秦
養之深恩亦思宗感格之明効也與彼反躬事
仇回面改嚮速若反掌者不幾天壤相去哉嗚
呼石窰西河盡有吾君之痛風車雲馬猶聞殺
賊之聲予益輯鄉紳死義之傳而益歎吾思
廟君臣成仁取義之正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鄉紳死義列傳

胡守恒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考選庶
吉士授編脩守制家居壬午三月張獻忠合回
草諸賊攻舒城時舒城無縣令叅將孔廷訓以
兵千人同編脩胡守恒率士民共守七閱月廷
訓降賊攻城守恒誓以死守賊怒以洞車穴城
穿者數處守恒督軍民補塞之賊射書脇降守
恒喘其書於城上越三日城陷賊執守恒夕其

腹被數十創以死舒人見者無不流涕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齊和州人天啓壬戌進士
除山陰知縣正靡俗革吏弊所食米悉自和輦
致戊辰考最入爲福建道御史己巳巡按四川
辛未巡漕以武關事累落職歸佐其父爲德於
鄉賑貧乏歲施棺至數百人貸其錢者多不責
償前後焚券至數百乙亥春賊寇全椒陳家市
如蛟率士民請于知州黎弘業抽丁守城如蛟

自招兵二百餘人操練聽用運各鄉穀入城并
瀋陽石衛倉糧足支數年購工鑄大小銃砲百
餘子弩器械具備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
如蛟嬰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上發砲
擊殺百餘人賊倭項方東掘城：上擲薪燒之
已而風雪漸急城上人不能走多散走如蛟出
家中大銀募人出城殺賊：已蟻附而登如蛟奔
回家置其居室舉火焚之如蛟妻妾兄逆尹如

紀生員如虹及奴婢死者十有四人如蛟自持
戈走匿江上蘆園中為賊所殺棄屍江面狀貌
如生事聞贈太僕寺卿賡一子入監

張羅彥北直清苑人羅俊羅善羅輔等兄弟六
人羅彥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歷吏部又選司
郎中陞光祿少卿癸未兄羅俊成進士而最幼
弟羅輔是年亦登武進士羅彥曰余先人召戮
力邀大爵乃復蒙恩如許願何以答陰遇明年

甲申逆賊李自成呂其衆陷山西遂由居庸入
犯關令別將劉宗亮等寇畿南數郡敗燕京之
援期日會時真定營卒恨巡撫徐標不從賊誘
殺之呂應賊反為賊守保定勢益孤間有稱賊
仁義予代之師者羅俊兄弟大言誓衆誰非
明太祖衣食至今日何忍緩急去之且保定為
神京前蔽必鞏此門戶以通呼吸顧城守甚難
久無保督新守未至鎮帥且盡呂兵去人心震

亂羅俊羅彥以忠義相激發顧其矛羅輔負殊
力善射挽強多驟發百矢弗難而頗多命中衆
時為先登于是為同知邵宗玄令官紳士民選
拜關盟於北城之上計鄉丁及門夫可二千人
而賊可數萬既破河間偽牌數至羅彥等不為
動已而新守何復及太監方正化次第至協守
力則閣部李建泰衆散但召親兵百人護其餉
入城也建泰軍中有孔甲者為賊說降羅俊輒

斬之以爲三月賊圍城急羅彥懸重賞。破賊
建泰恐傷賊止勿發卽索玄憤爭之不得至欲
墮城以死羅彥馳解之建泰報而下時賊聞光
祿欲死城令卒環仰面而罵一丹射書勸降羅
彥城上碎其書擲還之乙未郡城陷羅彥一號
欲絕羅俊曰此城又當北門矣寧辛苦無失呂
待天下勤王誓死不去壬子攻西北益急則傾
資賞士至出其珮帶偷置珥服之屬且盡中一

賊者立與數金為賊所中者立與數金賊砲矢
齊發雲梯繼進鷹鉞數千且穴城而入城上砲
火矢石逆下賊死拉去堆燒者無算賊宗亮不
得志自殺其偽將數人今日午下克撤圍去而
建泰慮城破下免與其中軍郭中然謀懸士陰
約賊領後小白游為號賊乃逆是入于是西南
城陷羅輔粹欲保其伯兄潰圍出圍升舉羅彥
不逆則身逆巷戰遇賊手起應弦而倒縱馬赴

賊：無不辟易者所擊殺數十人須臾賊圍之
數重身洞矢數百十遂死羅俊方守東門賊莫
至東門則徂擊賊：仆地羅俊怒扼賊吭嚙其
面不得嚙其耳吐耳大呼曰吾皇明進士張羅
俊語未畢中矢倒而羅彦急抵舍題其壁明光
祿寺少卿張羅彦義不受辱繼死并序時妻宋
氏偕利刃自刎不得絕乃同妾錢氏及生女赴
井死羅善觀其妻高氏携女三人投井死而身

赴仲兄羅彥欲與同難羅彥曰吾受朝廷爵祿
義不得不死弟諸生可不死羅善不肯視井欲
下顧井中有婦人遂釋井拜其兄歸投其室井
而死羅俊子諸生仲羅彥子諸生晉皆投井以
從李氏者年七十有四為羅俊伯母厲聲罵賊
擊破李腦高氏者羅士妻族居王氏者弟
羅哲妻同梁爭縊死白氏者羅輔妻與王氏從
母家從入危城是日王氏死白紹其女看井中

何物女方視井遽推之下身遂之而幼子女二
坐失母亦隨死張晉妻師氏偕張震妻徐氏張
翼妻劉氏劉毋胡氏同井爭投死而張氏止羅
詰變容易服逆水門出亡存血祀一家同死者
三十三人賊中見羅彥題壁語無不歎息至有
泣下者屍久墮地無一人一視獨故大三不去選
守護尸旁不令鷲鳥得下則號恐去之賊一
至此則噬其拊指去賊益驚翼乃令蓆藥埋之

劉會昌保定清苑人幼負奇氣長古文辭十歲
居父喪哀如成人禮崇禎三年舉於鄉能任大
事有氣敢往甲申闖賊北犯偽檄數至時秦晉
及畿南諸郡望風盡失昌素負膽畧倉卒倡義
同鄉紳光祿卿張羅彥暨兄進士羅俊誓死守
禦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北京陷賊急攻城
至二十四日賊撤水涸陞雲梯峰進砲矢風發
會昌率城兵屹然岳立指撫如平時適西南城

樓為賊火箭所焚西北角樓下穿數穴併力進
攻城破賊拔會昌於西關右廟擁鋒刃問京城
久破數省盡降爾何敢拒會昌裂眦罵曰我本
布衣無官責但恨天下無人致爾小醜淪陷宗
社欲鬻食李自成肉以報先帝耳鬚髮俱豎
賊愈憤夾打三次然驚其勇壯百計誘降終不
屈遂漸首懸西關街市：人士大呼曰此吾郡
劉凝禧先生：不肯棄城死不肯降賊者也共

經營匍匐請建祠祀之

尹洗安肅人天啓壬戌進士工科給事中居保定三世同諸紳登陴抗賊城破被執賊向洗索金銀洗曰我貧給事即得金銀惟速殺我賊曰抗我師者余輩也立殺之於西門

韓東明安肅人邠州知州徙居郡城聞賊入送容着冠服望闕拜畢辭祖廟投井死子仲淹負俠氣城將破猶登陴立砲臺引弓射殪數賊墜

城死之

高涇清苑人崇禎壬午舉人事母孝城破負母
跳過賊求釋其母得釋賊執涇索賄涇給之
曰到家即有過水適賊下隄防推賊仆地躍入
水死後屍浮出水上兩目怒腫兩拳擊向有擊
賊之狀

徐復儀號雪潭錢塘人世多顯者祖人參五橋
舉進士四傳生復儀入母陸早寡四歲口授毛

詩章句九歲屬文年十一通子史百家言崇禎
十五年舉于鄉十六年成進士明年盜入京師
烈皇帝崩復儀居家蹢躅曰嗚呼臣不獲從
皇帝地下顧乃覩面苟活忘大仇不討賊耶卽
日赴南京授刑部員外時定逆臣罪復儀多所
按治每以死諄會大比命復儀試滇南就道與
父母訣行數十日未至滇南京陷復儀聞嚙指
誓屏左右泣曰國家竟至此耶今聞越數千里

正朔不移滇南遠屬荒徼恐人心易動告姑鎮撫之以待其定于是益整威儀飭驛從講賓興禮夜乃密揭黥公流涕為言使陳兵衛土裔不得逞滇南以安而閩越亦得乘間改元朝論重之加翰林編修復儀叩頭流血辭畧曰侍從文墨所以潤色太平也今戎馬日逼臣不得馳驅疆場為陛下負弩矢狼賜臣清燕死無以塞責不報未幾閩越陷復儀裂冕服棄車徒幅巾單

履走千里歸家拜父母床下辭妻妾即夕去家
宿三十里外草堂獨居不飲酒不食肉讀易誦
離騷妻妾死偶下問所居喜林莽或登崩崖從上
墮或入大窖夜寢其中虎豹觸之不為怪一日
大風雨晝晦傳聞兵回合復儀曰吾命盡矣扼
喉死茆茨下及旦而父始至持其首為泣復儀
目尚張父曰兒得死所矣作詩予之乃瞑

焦源溥號涵一陝西三原人萬曆癸丑進士歷

沙河濟二縣知縣以卓異入為四川道御史時
熹廟御極羣臣聚訟三案溥疏謂 光宗為
神宗之元子為元子者為忠則為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為 神宗之后為二后者為忠則為
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為 光宗之后為二
后者為忠則為孝選侍者非忠又言鄭養性必
不可不辱職崔文昇必不可不磔市移宮始末
必不可得而抹殺盜犯叵測必不可得而寬容

危言正論舉朝側目巡按真保以忤要人意例
轉河南副使備廬鳳移疾歸棗楨劾起補山西
歷叅政按察使陞都察院石食都御史巡撫大
同既蒞任銳意興除簡軍實修馬政築城壘謹
斥墾未一年以人言罷歸癸未冬賊入西安召
諸邑薦紳授偽職乃以總督官銜延清脅之去
見李自成濟馬曰爾為賊吾恨不手刃爾乃欲
誘吾朝廷大臣有死無二辜速見殺賊閉之室

中三日罵益厲溥美鬚髯皆上指目皆盡裂賊
稍近即舉手擊之將殺之後罵不絕聲賊拔其
舌支解死時十二月十九日也溥從兄源清萬
曆丁未進士歷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
府罷官里居年七十始舉一子賊入境不屈自
經二臣皆以清品聞而溥尤尚氣節為臺中好
直言辨論朋黨間事无切至其與溥同時死者
有前南京吏部尚書南企仲渭南人萬曆庚辰

進士年時九十陷賊大罵不屈不食兩日死其
子禮部祠祭司主事南居業萬曆甲辰進士不
屈被殺以來得其詳故附書之

王徵號葵心西安涇陽人天啓壬戌進士除廣
平推官時白蓮獄興連及者數千人徵悉為辯
其枉釋之修清河水開溉田至千頃丁憂去服
闋補揚州三王之國所過多誅求不得則執人
而榜之徵自王請戢衛士王折節聽徵黃山之

獄多連引富商巨室徵持之下肯下請去官以
謝奄黨卒賴以全者數十百人忠賢建祠徵興
淮揚道叅政三原未復不往拜人稱為閩西二
勁再丁憂去而登將劉興治據島為亂巡撫孫
元化疏起徵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軍務徵
至區畫海事擒叛者而孔李二將自吳橋謀走
登州其家屬開城應之徵興巡撫航海詣關自
歸得遣戍會赦歸自徵為舉人垂三十年布衣

蔬食不入公府及宦後里居著書講學一室蕭然又好接引後生人方之黃叔度而秦中賊大起徵素通西學善制器因為其縣設守禦方略及推演武侯木牛流馬等事李自成入西安下縣使致徵引佩刀坐所事天主堂中待命徵子永春乃以病上遂執永春以行徵不復食絕粒七日而卒自書本朝官以表其墓年七十四徵之學以畏天愛人為主事毋至孝毋病徒跣

百里以檣藥王居喪哀毀幾於滅性所著有奇
器圖說等書子永春以百姓為之代請于賊得
不殺

沈迅號羽君山東蓬萊藉萊陽人崇禎辛未進
士出李明睿之門歷兵科給事中甲中國變歸
里名寓樂築土城自蔽鄉之人多集之迅有
弟十二胤子負膂力精騎射逆梨如飛嘗禦盜
無不手取丁亥或傳河間逃兵盡走沈寓樂會

奉清旨從富室搜馬迅有馬八上其六巡撫使人復責之必十二迅曰所留二耳必欲如額無以應豈以兵來使者以不為迅所禮惡迅于撫軍曰迅且反遂以聞奉密旨百騎至上城戚族皆散去迅登壘而守有某道請隔陴而語勸迅姑就縛迅與其弟分乘二馬嚴拒必不下遂施砲傷清兵數人屬其弟十二風子携孤潛活他所風子坐孤其懷奪路奮鞭縱馬出清人相顧

錯愕迅歎曰若徒清活非吾意吾教汝頃之毋
命服自縊樓上迅乃盡驅其家大小詣口登樓
觀死毋散三千金于庭曰全事者儘持去或過
吾子為周旋也迅縱火焚樓而身冠服亦自投
火死風子潛膠州武聞見言孤存

楊卓然字又先湖廣辰州人崇禎辛未進士楊
授杭州司理計處補太湖知縣太湖逼流賊卓
然性慷慨習勞苦日事戎馬竟深入賊穴與賊

講賊感其誠多有來歸者朝廷以卓然知兵使
監軍楊武陵亦復大款賊款卒不成棄去弘光
中推徽寧道乙酉起義兵當清為鎮將張天祿
所執已報捷江南洪督師軍門矣張之中軍高
謙者見卓然抱持為雪浮告天祿此吾舊蒙恩
必生之天祿不可則以合營保卓然曰即我日
遇諸原請碎謙首以謝今日之事唯將軍仁慈
顧告捷已越日度不能得天祿亦無如何乃去

使歸狼倉稱死罪云捷書半道被劫請更此天
祿曰卓然不死天也遂改報脫卓然而譙厚為
行李縱之卓然遂遊吳會間數年有楊寬者自
稱從永曆所未懷敕印陰結義士遍招搖亦及
卓然加卒兵銜聯絡吳越兵馬錢糧等事：敗
逮至江南馬督訊之卓然冠麻呂見不屈馬曰
汝何服曰服先帝馬曰汝欲為十年喪也卓
然人言曰大明一日不中興卓然一日不釋服

且曰此心何日無之矣去年敕不真謝不受今
安敢辭收其室所有僅得永曆錢四十八文破
席一床而已癸巳之十二月與萬曰吉等七十
二人同日遇害曰吉自有傳鄒延玠字介子武
進諸生為浙學憲嘉生次子莊保生字爾定常
一宿宗室某為行李去清迹得之不辯亦與七
十二人之難玠妻吳氏聞變死

宋攻字文玉山東萊陽人天啓乙丑進士歷柘

城杞二縣知縣考選吏科給事中普疏論用人
謂皇上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
飾詭而釣奇皇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
之徒愈易乘機而聞捷又疏論禦寇謂勦寇一
事地方與行間分任之地方官主守行間主戰
行間不能戰而徒責有司以守卽張巡許遠無
救睢陽之亡況今之庸碌乎自今止宜責有司
以守實以愛養為主如招流移活饑民者是責

將帥以戰實以戡定為主如滅某股救某城者是時論服其允當丙子主試湖廣歷刑科都給事中太常寺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壬午枚卜會推攻與房可壯張三謨與焉以召對不稱旨又為蜚語所中上疑比私植党下三人獄革職歸家北兵入萊攻與勲部經晝守禦及夕不支城陷縛攻與勲部相對拷掠體無完膚攻終不屈遂見殺勲部名應亨字長元攻之從叔天啟

乙丑進士除清豐知縣入為禮部主客司主事
歷吏部驗封考工稽勲文選四司陞稽勲郎中
解任歸與政同死二人歷官並有聲績當天啓
中山東言文章者推萊陽宋氏然嗜奇好古其
文亦略如諸子書始宋政之縣祀縣得考選也
與開封府推官張瑤爭互訐其時要路多為攻
訐而瑤坐謫官去張瑤遂萊人天啓壬戌進士
登兵之叛帥其鄉人固守城陷被執大罵以死

其妻及四子皆投井死之張瑤以河州判官死
節事聞贈光祿寺少卿

李夢辰字元居河南陳州人崇禎戊辰進士以
通政司免家居甲申寇急與道臣關永傑計城
守民心不同賊尚結寨五里之外百姓各相呼
百十人竟自開門謁賊官府不得止至欲縛官
府佐牛酒永傑既自殺州守以下競逃去家人
掖夢辰出夢辰不肯曰吾受朝廷大恩義不辱

必死同州孝廉劉澤醇來約共殉城二人方競
自殺而猝為賊所獲賊勸官之二人拒不從賊
益義二人設監弛競走利去夢辰起自
縊、不得法久之氣不盡洩魑乃令其奴共牽
之奴以主盡節既不能勸而又心傷主嗚咽率
不刀自是魑再三夢辰乃自激擲得絕澤醇經
稍遲見李未即死諸狀一念不忍竟不能死解
縊與其奴遁山中月餘以病死夢辰從弟某國

學也亦任子時與衆偕遁繼聞其兄殉節狀感
痛廢人事飲食無味忽不知東西會偽睢州
守公事至陳諸生盛巾服爭出恭郊謁蒲伏
道左陪迨入城夢辰弟猝見之淒愴曰吾兄死
地下寧無知遂自沉河死諸生中聞之或慚惡
至有暗揮涕者偽守去乃無一人桓水送矣
戚勲號羽明而直江陰人見事明決而才甚米
癸未召國學殊等授文華殿中書時其弟蕭落

禮部第且歸語勲曰吾揣摹合當升舉得之勲
携藩避人曰觀此氣象恐旦夕即安得升舉者
明年二月與同事數十人棄官歸閱月國變勲
至臨清始聞先帝殉社稷同事者曰効以言
不經今不幸果然共歎歔歔絕山東豪杰起拒
賊邀勲共事勲疾辭弘光中奉命督閩餉則談
茅藩金陵情勢更不似故長安其能久乎已而
南都失守清兵南下三吳百萬起義江陰素習

拳勇居平喜試人此時噴一呼起勲與典史聞
應元共圖畫常召燈數百上書起義字樣縛單
人持之夜立城西南數里外清兵鼓欲戰謀知
為偽前隊爭取燈喜還走其軍其後隊見所書
起義字誤以為江陰兵爭自殘大擾不可解應
元乃與勲等乘之大獲捷三吳數百十戰無以
謀勝者獨推江陰故城陷而復：而陷者數回
最後刀竭聞見殺勲令其子亦聞亡去手書其

堂皇明文華殿中書舍人閤門殉難戚勲之宅
又樓壁數行二語云非敢殉難為死忠之臣聊
求完髮為大明之鬼乃以書次茅藩曰民無主
兵無援不破何待城破吾目尺練了吾妾女吾
亦有所自了署其小像數語付僧繼新善藏之
有曰余始自命羽明卒死以羽明其兆也夫抑
其志也夫亦書別其昆弟親朋付僕潛出則預
開列其妾女繼其所其妾有子另繼其所于是

潔治正樓列古蹟名編諸玩好之物甚設曰吾
以殉吾身蓋積薪樓之下以待已城破勲冠帶
南面高座呼妾女一：樓之中悅視其就縊然
後北向再拜自起舉火：既熾乃亦就縊妾女
而外奴僕從死者凡二十人

王與胤字百斯新城人布政公第二子也崇禎
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
河南鹽課陝西茶馬督學應天未去部以疏劾

債帥忤政府謫歸：侍布政公家姑色養率諸
弟子輩治圃課耕蕭然物外十七年三月聞
先帝之變涕泣不食辭父布政公沐浴入室高
戶與孺人于氏子士和同自縊死士和字允協
諸生輒將死自作墓誌叙其家世官職不具錄
允協作歌一篇其詞痛切聞者悲之以其死于
家中南方無知之者贈卹之典闕焉

陳士章保定清苑人進士出身歷徽州人守歸

卧甲中李賊入城陷與其妻張氏子宗瞻子婦
楊孫僖孫婦常及孫女至親七人皆投井死時
同里有入寧都司朱謝事家居卧戈暗室賊入
猝起撞之連累數賊：怒衆排入縛至西城寸
磔之猶罵不絕口郭貢士者公服北面再拜亦
闔扉持衆而待一賊入衆反賊仆則郭弱衆不
能再舉賊魁起奪衆反洞郭：死郭妻某氏倉
猝延頌請刀且曰天義死我何歸賊感亦泣曰

若天婦以義我賊也我悞矣遂扶郭死正寢再
拜亦拜氏為姊與其子約兄弟曰吾將入聘母
并羹死者以謝五月闖賊為清兵所敗散去賊
乃懷金渡走保定遺母因訣其子臨別為一洒
涕

畢拱辰萊州衛人萬曆丙辰進士歷知鹽城朝
邑二縣謫上林監丞歷戶部河南司禮部祠祭
司主事員外再謫浙江按察司知事遷吉安府

推官南戶部廣西司主事福建司郎中河南按察司僉事整飭淮徐兵備時清運總督史以徐州荒殘當南北衝而拱辰體弱不任劇請更用輟可改拱辰山西分巡冀寧以十五年秋至官撫循彫氓頗有惠誦十七年二月賊犯太原拱辰授甲登陴拒戰三月會風霾大作賊從城東北梯而入執至偽將軍劉所脅之降拱辰山立不動遂遣宮與巡撫蔡懋德布政趙三尸同棄

晉王府西墀下越八日賊去材官段可達以牆
土獲之拱辰無子無人為請卹者拱辰生平最
好書官南曹時相遇輒屏弱從同至書席簡閱
書史或從街口地上攤殘籍中偶得數葉則大
喜署中無事終日讀書常以書相餉者必以其
所未見者報之家中積書幾萬卷性清執不
善事上官以故通籍二十年尚浮沉郎官素通
曉曆法所著有義俠紀事蟬雪唳言韻略滙通

及詩草若干卷

葛凝秀平定州人崇禎甲戌進士戶部郎中家
居聞賊陷京城自縊死之

楊進 人官至巡撫都御史罵賊死

韓子宣蒲州人原任知府自縊死之

王征俊陽城人原任道臣被賊禁獄中闔城士

民以其居鄉多德泣求保出至家自縊死之

樊邦正蒲州人原任德安知府守德安賊不能

下及歸里賊至蒲被縛賊曰爾德安太守也知其能欲降之不屈被戮

相希尹蒲州人原任總兵罵賊不屈被殺

張夢鯉蒲州人原任副總兵賊喝之跪不屈賊割去兩膝旋復殺之

陳萬策李開光皆江陵人領鄉薦闖賊破荊州偽奉政府侍郎喻上猷列薦荊州紳士下檄徵之萬策開先俱在薦中偽檄下萬策自經開先觸

牆死之

李若葵大同人為諸生闖賊犯大同兵民皆降
開門迎賊若葵闖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
節

石匱書曰闖賊陷京師百官報名投順者四千
餘人而捐軀殉節效子車之義者不及三十餘
輩悽帶義冠盡化為雉翎綠帽輦下如此遑問
幾外當官如此遑問在籍乎乃星文有政遇晦

則明家食之臣反能夠死田畝則琬琰之能不
巫收也哉

石匱書卷第二十四

史可法列傳

史可法字道隣北錦衣籍河南祥符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府推官陞戶部主事以籌餉著聲陞池泰道堵截流賊有功後巡撫都御史張國維奏添廬慶巡撫即以可法爲之往來控扼流賊不敢長驅丁艱歸里辛巳起伏皆淮撫朱大典以貪敗漕運糧船沿途土賊嘯劫擁不得

行 思宗知其能密勅可法巡撫淮揚可法入
境地方官無知者徒步升座一郡驚惶治事旬
餘始見邸報蓋朝廷欲其剔獎釐奸故出人不
意若此可法一反八典所為自奉清苦淮民慶
更生可法發奸摘伏人莫敢欺貌寢陋微服私
行物色不及其催趙運艘或漁艇或客航偶爾
過前忽張黃蓋呼史都爺至矣分官督運者非
至丙夜不敢寢故運事蚤濟可法凡奏牘文移

盡出已手夜燒兩燭達曉午夜稍倦以筆管拄
箸心一賜即起侍從之人呵欠斬劍可法教之
曰汝第打疊精神熬至四五十夜即長醒不睡
矣故可法巡行州縣未嘗帶幕客携寢具也癸
未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同詹事姜曰廣
疏請太子監國南都以固國不羣祖陵留中不
報甲申三月南北耗絕可法首激義師勤王及
聞的報乃與日廣等謂物望且及潞藩遣鳳督

馬士英以福藩親貴定策勲進武英殿大學士
兼兵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可法迺作出
師檄布告天下為 先帝報仇興師北伐皆北
來潰將高杰劉良佐帶兵南下蹂躪淮安可法
議以山東總兵劉澤清鳳廬總鎮黃得功分為
四鎮以守汛地弘光可其奏時高杰送家口寄
揚州百姓閉門拒之日尋干戈可法親至杰營
曉諭百方勸杰屯兵泗州弘光即以可法坐鎮

揚州弭塵四鎮民賴以安十一月燕京改元移
史閣部書曰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翁何在
潘京即知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
都人士相接見識介弟於清班曾托其手勸予
安拳致秉緒未審何肯得達比聞道路紛々
謂金陵有自立主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
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居不得安葬新君不得
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關賊李自成

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
平西親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放包胥之尺朝
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
整貔貅驅除梟獍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后謚
號卜墓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
故封不加改削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是典
有加耕市不變秋毫無擾正擬天高氣爽遣將
西征傳檄江南連兵河朔陳師鞠旅戮力同心

以報余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兩州諸
君子苟且旦夕多審事機耶慕虛名損忠寔禍
予甚惑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於闕賊而
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
國家下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財代為雪恥仁人
君子當何如感恩報德迺棄寇讎誅王師暫息
即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
謂平將以江淮為天塹足憑遂不能飛渡耶況

閩賊但為明朝罪人未嘗得罪於國家也徒以
薄海同仇特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
二日復為勁敵予將簡西征之銳兵轉旆東征
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天以中華全力戡制潢池
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八國勝負之數無待蓍
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
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者宜勸令削
號歸藩未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

帶礪山河位在諸侯王上不負朝廷伸義討賊
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諸君子翩然來儀則
余公余侯列爵分土有西平之典例在惟執事
寔圖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
之急每有大義輒相與禁舍昔宋人議論未定
兵已渡河可為數鑒先生領袖名流首持至計
必能貫徹始終寧忍隨俗流沲取舍從違宜蚤
審定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

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無貪一身瞬息之榮
致令故國受無窮之禍為亂臣所笑予嘗有厚
望焉記有云惟善人能受盡言故布腹心竚聞
名教江天在望瞻跼為勞書不盡意可法作著
復之書曰南中自接好音謹隨遣使訊吳大將
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陰誼於草莽也誠以天
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奉琬琰之
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殺至意若

以逆成尚稽天誅頌貴國之憂其且感止愧詎
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頗忘君父之
仇故為左右一詳陳之我 大行皇帝發天法
祖勤政憂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
三月十九之事其待罪南樞救授無及師次淮
上凶信突來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
君雖肆其於市朝以為泄者戒亦奚足謝
先帝於地下哉爾肯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

無時不拊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
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
今上以繫中外之心 今上非他 神宗之孫
光宗猶子而 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
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
聞數里羣臣勸進 今上悲不自勝諫再諫三
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
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而告廟之曰紫

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入江湧
出拊梓數十萬助脩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
日遂命某視師江北列日西征忽傳大將軍吳
三桂借貴國破走遂成整旅入都為我先皇
帝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輯羣黎且免薙髮之
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石鑠今凡為大明
臣子無不長跼北面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
云感恩圖報已乎今於八月薄置筐篚遣使犒

師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戮復次江
淮迺辱明諭引春秋人義來相詰責善哉推言
之然此義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
忍死其君者之一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
稷肯宮王子王石俱焚若拘率不即位之文生
朕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
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
書如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

懷愍下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
國仇未剪之日即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
卒以正統與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
議者嘗之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
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俗繼絕
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
盟府左右宣下聞乎今痛心今朝之難驅除亂
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

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
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迺苦手
足膺難視同秦越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
始而以利終貽賊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

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勅撫互川貽誤至今
今上天縱聰明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
衷體國介冑之士擊柝枕戈忠義民兵雲集嚮
應均以為天之滅闔當不越於斯時矣語曰樹

德務滋去惡務盡今遂成未服大誅席捲而秦
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亦貴國
除惡未盡之憂也伏乞聖同仇之誼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集遂成之頭以雪數
天之憤則貴國義聞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
是視送此而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千載
一時哉若夫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
不日抵燕奉盤盂送事矣某北望宗廟無涕可

揮身蹈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下即從先帝者
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某慶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也左右
其明鑒之忠義之氣滿紙見者稱服弘光即位
之後馬士英阮大鍼共亂國政時事日非可法
上疏言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臣脩貢
督師而河上之防百未料理復仇之師不及於
關陝討賊之約不達於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

之膜外者夫我即卑宮菲食嘗胆卧薪聚才智
之精神而枕戈待旦合分升之物力而破釜沉
舟尚恐無救於事以臣親廟堂之作用百執事
之精神殊未盡然憶北變初傳人心震駭臣等
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歡聲動地陛下初
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
及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寔
式鑒臨曾幾何時可忘前事先帝以聖明罹

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於賊恭皇

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化也 先帝待臣

以禮馭將以恩一旦大故在北諸臣死節者寥

：在南諸臣討賊者寥：於千古以來未有之

恥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腦斷脰得而

甘心朝廷顧可漠置乎宜速行討賊之詔嚴責

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上賞以待有

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海

內忠臣義士聞而感奮也國家遭此八變陛下
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
寔無功之足錄今思外加息紛々未已武臣腰
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后似宜慎
重帑待真正戰功庶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勵
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似宜將內庫本折糧
行催解湊濟軍需其餘不急工役可已繁費一
切輟罷朝夕宴衍左右獻設一切謝絕即事閑

典禮爲不容廢亦宜槩從儉約乞陛下念之思
祖宗之鴻業列之愼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
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併於選將練兵一事庶
乎人心猶可救天意猶可回耳疏入下省乙酉
四月十一日北兵沒泗州奄至維揚可法據城
死守時左良玉兵東下以清君側爲名馬士英
調黃得功劉良佐黃蜚兵堵截東南之精銳已
盡於此揚州告急朝議撤銅陵荻港之兵併以

以救揚州馬士英厲聲曰公等猶從門戶起見
尚以左遂為可恕耶遂下掌科胡迨於獄無敢
言救揚州者矣十五日北兵薄城下遣使招降
可法痛罵投其使於剗溝十五日昧爽清砲中
西北城樓崩守城兵潰下爭破門走可法刀當
西門聞城破拔刀自刎為陶旗鼓所持道遇主
事施鳳儀並趙鈔關以筏渡河北兵尚未入城
也申刻北兵屠舊城可法尚以二百餘騎逸寶

城寺離城數里清兵迹之急決戰不勝一時盡
敗沒可法所常坐白驢悲鳴野走邵泊上得之
遂有言督師中炮死者又有言督師遇鈔閔同
猷提劍走安慶者未有確信其弟可程招魂墓
於揚州之梅花嶺左側

石匱書曰火道隣有救時之才而無救時之量
鎖鑰江淮咽喉南北是豈一手一足之烈哉上
至軍國大事下至錢穀簿書皆隻手獨辦此楊

顯之所以進諫於諸葛也若能誠布公廣集厚
力善調四鎮不令生嫌以自撤其藩籬亦何至
以維揚為孤注遂一敗不可收拾哉